

王蕴洁——译

もしも、
私があなただ
つたら

如果 我是你……

白石一文〔日〕

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もしも、
私があなただ
つたら

如果 我是你……

白石一文(日) 王蕴洁——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我是你……/ (日) 白石一文著; 王蕴洁译

. 1—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682-4

I. ①如… II. ①白…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7786 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封扉设计 雾 室



世纪文景

如果我是你……

[日] 白石一文 著

王蕴洁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字 数 112,000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682-4/I·1317

定 价 29.00元

a

时序进入 10 月，博多连日的最高气温都超过 30 度，中旬之后，残暑渐渐消退，白天才开始吹起带着秋意的凉风。

200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

藤川启吾蜷缩在昨晚从壁橱里拿出来的羽毛被里醒了过来。

他向来不会赖床，今天早晨醒来时更是格外神清气爽。

他小心翼翼地侧卧转为平躺的姿势。

仔细感受腰部，他发现不仅没有疼痛，连平时的不舒服也不见了。

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明亮的朝阳从朝南的窗户洒了进来，把白色天花板染成淡淡的乳白色。他从羽毛被中缓缓伸出右手，由于只穿了一件 T 恤，裸露的手臂浸在早晨凉凉的空气中，令他感到格外舒服。

冬天的脚步近了。他想道。

他把伸出的右手小心翼翼地伸向枕头的方向，好像仰泳时碰触泳池边缘时一样，反手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

即使做这么勉强的动作，腰也不会痛。

五天前开始的减肥终于发挥了效果。

时针指向六点五十五分，他解除了设定在七点整的闹铃，双手把闹钟拿到腹部，像做仰卧起坐般静静地坐了起来。

果然没有疼痛感。

他翻身下床，拉开窗帘。昨天连做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隐隐作痛，如今却完全没有感觉，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看了一眼挂在卧室墙上的月历，上个星期一，也就是17日腰痛再度发作，在痛了整整一个星期后就偃旗息鼓了。

今天开店之前要去松崎医生的诊所。上周三做第二次治疗时，医生还笑着说：“这次发作至少会像上次一样，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才会好。距离上次发作已经过了两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搞不好这次会拖得更久。藤川先生，我们都不能不服老啊。”

启吾在辞去工作回到博多的1999年，也就是他四十三岁的时候开始腰痛。之后，每隔一年半或是两年，就会突然发作。从第一次发作开始计算，这次是第五次，的确如松崎医生所说，每次发作，疼痛的时间就一次比一次拉长。去年也是在10月发作，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天天都得去医生那里报到，接受了将近一个月脊椎指压的治疗，疼痛才终于消失。

那次的经验让他吓到了，这两年来，他始终小心谨慎，但一星期前，当他抬起装空啤酒瓶箱子的那一刹那，腰椎周围立刻传来一阵麻痹般的疼痛，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开始深受腰痛之苦。

上次也是松崎医生的高超技术发挥了效果，除此之外，启吾认为体重减少，对腰部的负担减轻也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医生说：“藤川先生，你并不算是肥胖体型，腰痛的恢复应该和减重没

有太大关系。”但启吾亲身感受到，减肥的确奏了效。

所以，这次发作时，他也彻底控制饮食。

如今，疼痛消失，或许可以证明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如果下午情况一直都很良好，就可以好好糗一糗医生了。

今年8月，启吾迎接了四十九岁的生日。

医生说得没错，自己已经是“不能不服老”的年纪了，但听到同年代的人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希望自己附和时，与生俱来的不服输个性就开始涌现。

启吾以每天减一公斤为目标，在五天内成功减重四公斤。他不仅没有好好进食，甚至极力控制水分摄取，以常识来说，是毫无章法的减肥方式，但他想要借此证明，自己还有这种程度的自我控制的意志和体力。这是他对松崎医生无谓的一句话所产生的反弹。

原本会持续一个月的症状竟然神奇地在一个星期就消失，代表自己肉体的恢复能力不容小觑。

想到这里，更激励他按照现今的步调继续减肥。

启吾身高1米76，目前减了四公斤，刚好七十公斤。根据时下流行的BMI指数，再考虑年龄和职业的因素，他的理想体重是六十七公斤。只要再减三公斤，现阶段的目标就算达成了，鲑鱼肚上的赘肉应该也会少一圈。

吃完只有半个苹果和红茶的早餐，启吾下楼来到店里。今天上午他打算帮店里来个大扫除，还要把架子上的酒瓶和杯子擦干净。启吾自我规定每周一是打扫的日子。自从这家“羊毛毯”在五年前的2000年4月开张后，这已经成为他固定的习惯。

上星期也是因为打扫时想把啤酒箱搬出去，意外伤到了腰，所以今天不想再搬重物，连吧台前的吧台椅和排放在狭窄店内的桌椅都没有移动，只用扫帚扫除缝隙内的灰尘。即使蹲下或弯腰时，腰部也没有感到任何异常。他仔细擦拭吧台内的小型厨房，打开门窗让店内通风，九点多时，已经基本打扫完毕。

接下来要把酒柜上客人寄放的酒、酒杯柜里的啤酒杯和威士忌杯一一擦拭干净。

对启吾来说，这是一星期内最放松的一刻。

他心无旁骛地把杯子擦得一尘不染。只要专心擦拭，脑袋就可以放空。这一刻，可以把日常的孤独和生活的辛劳，以及对未来满满的不安抛在脑后，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中越擦越亮的杯子上。对现在的启吾来说，这是最令他满怀感谢的事。

今年3月20日，福冈西方海域的一场地震导致大名一带发生了震度将近六级的激烈摇晃，“羊毛毯”店内的酒瓶和酒杯全都掉落在地，化为碎片，启吾放在二楼住家书架上的书和墙上的画，以及床头柜的摆设也都散落一地，根本无法踏进房间一步。

那天刚好是春季彼岸节^[1]，启吾到位于甘木的菩提寺为父母扫墓，躲过一劫。如果当时在家，受伤一定在所难免。附近大名一丁目那家酱油酿造厂老铺的老旧巨大烟囱倒在马路上，还有一栋四层高住商大楼的水泥柱倒塌，因此住户和店家必须立刻撤离。启吾的店所在的大名二丁目，有许多老公寓和大楼地基也出现倾斜，或是墙壁出现裂缝、窗户玻璃碎裂的情况，损失相当惨重。

[1] 日本春季和秋季各持续一周的扫墓季节，中间那一天刚好是春分或秋分。——中译注，下同

地震发生后，在全国性的新闻报道中占据最多画面的，也是不得不全岛撤离的玄界岛大名地区的惨状。

大名以前是民宅密集的住宅区，位于九州岛最大闹区的天神后方，这十几年来，服饰店、餐饮店和各大名牌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该地跃升为一大商业地区。如今，大名已有“年轻人的街道”之称，是深受福岡年轻上班族、粉领族和学生欢迎的玩乐好去处。

启吾从小在大名长大。

在他幼年的昭和 40 年代，周围还有许多矮小的房屋；在他去东京读大学的昭和 50 年代时，也还没有成为目前的时尚之街。泡沫经济后，每次回家探亲，就会发现这一带的景象日新月异。

启吾的老家在父亲伸吾于八年前去世之前，一直在勉强经营家传的米店。而六年前启吾回老家时，交由表妹松本庆子代为管理的米店已经处于没有生意上门的状态。于是，启吾干脆关了米店，将店内重新装潢，在翌年的 2000 年春天，“羊毛毯”正式开张营业。

只是，自从他离开故乡到外地求学之后，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都在东京当上班族。像这样突然回到老家，现学现卖地经营苏格兰酒吧，也不可能吸引客人上门。

他用公司经营已经出现问题的明治化成发给他的那笔为数不多的离职金，以及卖掉父亲留给他的停车场所得的一部分资金作为店面改装费用和进货费用，之后的五年时间，虽然勉强维持酒吧的经营，但剩余的钱也渐渐坐吃山空。老实说，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启吾在离开明治化成这家公司的同时离了婚，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和前妻并没有生孩子，如今过着“一人饱，全家饱”的自由生活。但他毕竟即将迎接知命之年，在思考自己的晚年时，很清楚不可能永远守着这家门可罗雀的酒吧，碌碌无为地过日子。

然而，3月20日地震那一天，他慌慌张张地从甘木赶回家时，看到之前视为珍宝的巴卡拉（Baccarat）和罗贝麦尔（Lobmeyr）水晶杯都掉在地上变成玻璃碎片的那一刹那，感受到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虚脱感，好像之前好不容易维持的重心终于失衡了。

算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启吾清楚听到发自内心深处的这个声音。

然而，他在休业一个星期后，再度开张营业。酒杯和酒都是临时添购的，原本打算之后再换购高级品，但他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地震后，客人也越来越少。

启吾的酒吧位于大名小学大门的正对面，右斜方是西铁大饭店，岩田屋百货公司就在距离饭店两三分钟路程的地方。往酒吧左侧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中央区的区公所。以地点来说，这里算是福冈市的精华地段，但生意却远远不如当初预测的那么理想。

在明治化成就职时期，启吾曾经是公司内令人刮目相看的业务高手。然而在经营“羊毛毯”后，他才体会到大企业的上班族真的不了解世态的严峻。

十一点时，表妹庆子来到店里。

她走进吧台内，经过正在擦杯子的启吾身后，把带来的两个保鲜盒放进小型厨房旁的冰箱内。

“今天我做的是醋拌鸡杂和炒莲藕丝，我又减少了分量。”

“谢谢。”启吾坐在椅子上回头道谢。

“阿启，你的腰有没有好一点？”庆子问。

“今天早晨醒来时，竟然奇迹似的不痛了。我猜想可能好了。”

“太好了！”

庆子露出笑容。

“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庆祝一下？我请你。”

启吾用右手拍了拍腰，摇摇头说：

“不用了，我正在减肥，不好意思。”

“是吗？好吧，那这个周末来我家吃饭吧，美树也很想看到你。”

看到启吾点头答应，庆子挥挥手，说了声：“那我走了。”就快步走了出去。

松本庆子是姑姑的女儿，比启吾小三岁，今年四十六岁，和启吾的前妻塔子同年。

启吾的母亲在十二年前过世后，父亲成为独居老人，多亏庆子一直协助父亲张罗米店的事。父亲过世后，米店暂时交给她管理。庆子七年前离了婚，启吾六年前回到博多时，她女儿美树已经上了中学，她不得不开始找收入更理想的工作。启吾了解庆子的状况，返乡后，几乎立刻决定关掉米店。

目前，庆子在她中学同学经营的连锁平价鞋店的其中一家分店担任店长。那家店位于长滨，就在“羊毛毯”附近，所以她每周一三五三天都会利用上午比较不忙的时间，送亲手料理的小菜过来。

启吾的父亲和妹妹的感情很好，他和庆子从小就亲如家人。

庆子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家里有好几个兄弟姊妹，但启吾没有兄弟姊妹，一家三口只有他和父母而已，启吾的母亲从小就把庆子当成自己女儿般疼爱。因此，在启吾家中只剩下父亲一人后，她义不容辞地协助米店经营，回报启吾母亲对她的爱。

四个表兄妹中，启吾和庆子最投缘。庆子个性开朗、心地善良，最像外表英俊的姑丈，从小就长得很可爱。启吾学生时代返乡探亲时，偶尔会和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庆子一起逛街或是去看电影，都可以感受到来往行人的视线，不由得感到喜滋滋的。

“如果和庆子的血缘关系再远一点，启吾就可以娶她了……”

母亲生前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启吾想起前妻塔子和母亲直到最后都处不来，母亲也曾经说：“塔子虽然很聪明，却完全没有像庆子那样讨人喜欢的感觉。”

擦完杯子时，已经过了十一点半。

由于长时间维持相同的姿势工作，眼睛、肩膀和腰部都感到有点疲累。最近老花眼急速加重，就连检查杯子上的污垢时，也要戴上老花镜，所以眼睛格外疲劳。启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腰部仍然没有异样。他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门，拿出庆子刚才带来的保鲜盒。他把两个保鲜盒都打了开来，又从厨房抽屉里拿出筷子，各尝了一口。醋拌鸡杂和炒莲藕丝都很好吃，由于早上只吃了半颗苹果，顿觉饥肠辘辘，忍不住想多吃几口，但最后还是克制了食欲，把保鲜盒放回冰箱。

自从开了这家酒吧，小菜都交由庆子负责。开张当初，总是用大号保鲜盒装得满满的。经过五年的时间，已经减到这么少的量。以最近的来店人数来看，这么少的量恐怕还会剩下。想到这

里，难免有点难过。更令启吾不安的是，这一年左右，付给庆子的钱也只够买食材而已。

启吾觉得自己在接受庆子美意的同时，却无法实现她的希望，实在很狡猾，他也厌恶这样的自己。

启吾走出吧台，关上窗户，锁好大门，沿着酒吧深处那道门后的阶梯回到二楼的住家。打扫完店内之后，除了还要去买肉和蔬菜，以及去松崎医生的诊所外，傍晚六点开店之前没有任何安排。

启吾原本打算今天也断食的，但走上二楼时，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吃一片吐司，再喝一杯咖啡。

b

十二点开始的 NHK 新闻报道结束后，启吾刚关上电视，电话铃就响了。

由于二楼住家和楼下店家使用的是同一个号码，因此两只电话同时响起来。睡觉的时候，每次都会被震耳欲聋的铃声吓得跳起来。启吾把吃到一半的吐司放回盘子，起身拿起放在电视旁柜子上的电话子机。

“喂，我是藤川。”

这个时间很少有人会打电话到店里，他通常在傍晚六点到翌日清晨两点的营业时间内，才会报出“羊毛毯”的店名。

“好久不见。”

电话中传来女人的声音。

“我是神代美奈。”

启吾和对方都倒吸了一口气。

启吾顿时紧张起来，担心是不是神代出了什么事。然而，刚才 NHK 的新闻并没有提到有关明治化成的新闻。

“神代发生什么事了吗？”

睽违六年，启吾没有打招呼就直接问道。

“不，不是这么回事。”

明治化成目前正在接受产业更生机构^[1]的协助重整经营，今年7月公布了多年来为财务报表窗饰^[2]的事实，表示将对前经营团队进行刑事诉讼，并请求民事损害赔偿。根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前经营团队从1999年至2003年3月为止的五年期间，都涉嫌窗饰财务报表，借由对业绩和资产灌水进行窗饰的总额达到2250亿日元。

明治化成是股票在东证一部上市的名门企业，媒体大幅报道了这家企业空前的窗饰决算报告丑闻，随着内部调查结果的公布和各大媒体的报道，发现前经营团队运用巧妙而恶劣的组织性窗饰手法篡改财务报表，因此舆论要求追究前经营团队经营责任的声浪急速升高。在舆论的压力下，东京地检署特搜部在8月时，认为团队有违反证券交易法的“对有偿证券之行情为虚伪之记载”的嫌疑，向当时的经营团队展开约谈。

神代富士夫和启吾一起进公司，也是他在公司内独一无二的挚友，却沦为经营团队的爪牙。他在2001年之前担任会计部长，2002年后成为负责会计的董事，直接参与会计操作，目前正被特搜部密集的约谈。

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神代也是特搜部近日将逮捕的前三人

[1] 产业更生机构（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 of Japan，简称IRCJ）是根据《日本产业更生机构法》于2003年4月成立的一个机构。也就是针对拥有经营资源但负债过重的企业，由IRCJ通过金融机构收购债权，再对这些企业进行重组。

[2] 窗饰，window dressing。为使财务报表表现出比实际情况要好而采用的舞弊会计手段。

经营团队成员之一。他和当时的董事长川尻隆一，以及来自主要往来银行、负责会计的副董事长洼田善幸同属主谋，命令全公司进行窗饰作业。

听到电话是神代的妻子美奈打来的，启吾满脑子都是神代遭到逮捕或是终于无法承受严苛的约谈，在逮捕前自杀这些负面的念头，所以听到她说是其他事时，不免松了一口气。

“神代最近好吗？”

为了谨慎起见，他开口问道。

“他应该还好，这两个月我都没有见到他，从他偶尔打电话回来时的情况来看，应该很好，但他说应该这个月或是下个月初就会遭到逮捕。”

如果是这个月，那代表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启吾心想道，又问：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呃……他没有告诉我人在哪里，应该躲在某一家饭店里躲避媒体，同时和律师研拟今后的对策吧。”

美奈含糊其词，同时语气也有点闪烁，也许是神代交代她不要多说，但启吾六年前已经离职，事到如今，美奈应该不需要隐瞒什么。

“你说他和律师讨论善后对策，但他去年就被迫离开公司了，又和明治化成的新经营团队是敌对的关系，应该无法得到任何援助吧？”

如果是现任高级主管遇到这种情况，公司内部会从各方加以支持，但神代去年已经引咎辞职，根本不可能连续两个月住在饭

店内和律师商讨对策。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会和川尻先生还有洼田先生在一起讨论事情吧。”

美奈的解释越来越语焉不详。

启吾内心十分讶异，思考着目前神代的情况。

“呃，我现在人在机场。”

启吾陷入沉默，美奈终于按捺不住地说。

“机场？”

启吾反问，他好像突然被拉回现实。

“对，十五分钟前，我刚到福岡机场。”

“什么？你人在福岡？”

听到她说机场，启吾以为是羽田机场，所以格外惊讶。

“对。”

“你是来办事吗？”

启吾明知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还是这么问。

“呃，我有事想要好好和你谈一谈，明知道这样突然不请自来很唐突，但还是决定来了。”

对方也顺水推舟地答道。自从六年前美奈去机场为自己送行，之后甚至没有和她通过话，没想到她的性格一如以往，大胆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她的外表和平时的举止。

“是吗……？”

启吾嘀咕着，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经十二点半了，虽然一点预约了松崎的门诊，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今天取消看诊也没有问题。既然对方从东京千里迢迢来这里，总不能不见吧。

但美奈刚才说的“想要好好谈一谈”，到底要谈什么？启吾很在意这件事。

“你已经订好饭店了吗？”

“我预约了凯悦饭店。”

凯悦饭店是位于中洲一丁目运河城附近的饭店。

“那一小时后，也就是一点半在凯悦的大厅见。”

从福岡机场搭地铁和公交车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运河城，启吾搭出租车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即使现在沐浴更衣，一小时也绰绰有余。

“好，不好意思，这么打扰你。那就麻烦你了。”

听到这个回答，启吾率先挂了电话。

启吾一点半准时到达饭店大厅时，看到神代美奈正在柜台前和柜台人员说话。他犹豫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朝着她的背影走去。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六年前，1999年的6月，至今已经过了六年四个月的岁月。美奈比神代和启吾小六岁，今年应该四十三岁，然而，她的身材、她长发下的侧脸和六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美奈。”

听到叫声，她在回头的同时，露出灿烂的笑容。

“对不起，我刚才在机场吃了午餐，现在才刚到。柜台说现在可以入住了，我正在办手续。藤川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也才刚到。”

“是吗？太好了。”